

红裙

彭海燕◎著

梅一朵在经历了不同的男人与不同的职场之后，
她才在伤口的血腥味里明白过来：红裙之下，
多有丑类；云天之外，造化弄人。

长篇
社会
小说

群言出版社
QUNYAN PRESS

彭海燕◎著

红裙

长篇小说

群言出版社
QUNYAN PRESS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裙 / 彭海燕著. -- 北京 : 群言出版社, 2015.7
ISBN 978-7-80256-784-9

I. ①红… II. ①彭…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39684号

责任编辑: 盛利君
装帧设计: 先锋设计

出版发行: 群言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1号(100006)
网 址: www.qypublish.com
自营网店: <http://qycbs.shop.kongfz.com> (孔夫子旧书网)
<http://www.qypublish.com> (官方网店)
电子信箱: qunyancbs@126.com
总 编 室: 010-65265404 65267783
编 辑 部: 010-65138815 65262436 65276609
发 行 部: 010-65263345 65263836
市 场 部: 010-65220236 65265832 (读者服务)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法律顾问: 北京市君泰律师事务所

印 刷: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1
字 数: 261千字
书 号: ISBN 978-7-80256-784-9
定 价: 36.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一 深厚的生活背景，严肃的人生思考

王跃文

我向来不赞同以题材取小说之高下，凡世间事皆可入小说的。《红楼梦》第九十三回，写到贾府屯里管地租子的家人来报：“十月里的租子奴才已经赶上了，原是明儿可到。谁知京外拿车，把车上的东西不由分说都掀在地下。奴才告诉他说是府里收租子的车，不是买卖车。他更不管这些。奴才叫车夫只管拉着走，几个衙役就把车夫混打了一顿，硬扯了两辆车去了。奴才所以先来回报，求爷打发个人到衙门里去要了来才好。再者，也整治整治这些无法无天的差役才好。爷还不知道呢，更可怜的是那买卖车，客商的东西全不顾，掀下来赶着就走。那些赶车的但说句话，打得头破血出的。”——这难道不是写中国古代的城管吗？

这些年，拆迁同城管，皆是社会关注的话题。四年前，作者创作了一部有关拆迁的长篇小说，题目是《凤码头的钉子户》。小说写得很棒，激烈的拆迁矛盾中，拆迁者与被拆迁者，各有各的人生面貌。不过，这样的好小说，却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出版，可惜可叹。

在作者新作的这部《红裙》中，凤码头棚户区的拆迁已经不是她想要重点讲述的对象。小说以凤码头棚户区走出来的梅一朵在省电视台编导、南山新贵小学班主任、京城退休老部长孙子的家庭教师、影视公司编剧等几个身份之间的转换，以及她与两个所谓社会精英男人之间的爱恨纠葛，见证了一个“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女人在滚滚红尘中，在一个男性掌握主导权的社会中挣扎、奋斗的不易，也映照了21世纪这头十来年中国的城市变迁、思潮转变、阶层冲突、社会现实。

这部与《凤码头的钉子户》一脉相承的小说仍是很不错的。女主人公梅一朵

清纯美丽，但她从十几岁初恋失败时起，就发誓要凭借自己的才华，而不是美色，找到一份有尊严的事业，和一个般配的爱人。背后的原因来自于她刻意隐藏的出身——凤码头风流寡妇的女儿，她就是因为这个丢失了单纯的初恋。这个偏执的理念让她在情场与职场走来同样的跌跌撞撞、痛苦丛生，直到她经历了不同的男人与不同的职场之后，她才在伤口的血腥味里明白过来。红裙之下，多有丑类；云天之外，造化弄人。

作者虽落笔于情爱和寻常红尘，《红裙》却依然是一部有着深厚生活背景的小说，更是一部有着严肃人生思考的小说。现实生活中矛盾丛生，恩怨相伴。譬如书中的男主人公刘冬明直至被双规，才知晓了却一桩恩怨并不能让自己就此安心，因为整个人生就在不断的冲突与和解中进行。

都市情感小说最易被人贬以通俗之名。于是，某些不自信的作家，总好拿艰涩和高深去故弄玄虚，并以自己作品少有人读而假装欢喜。我不喜欢自欺欺人，小说不必羞于其通俗。文学本应该是通俗的，而其中的小说更应通俗。那些高深莫测的不通俗的文学，留给于时世不通的人看吧。

是为序。

序二 和解：成长之痛后的醒悟

阎真

认识彭海燕是十三年前。说是以文会友，她跟我的写作领域却不一样，是个有才气的诗人，又是电视台忙碌的编剧。从来没听说她转移了写作领域，突然就捧出了这一部长篇，又写得这么好，让我吃了一惊。彭海燕的文字幽默而富于想象力，即使是在讲述一个悲剧，她也能用幽默的语言和丰富的想象力轻松地化解。

如火如荼的拆迁现场，深藏爱恨的男女主人公狭路相逢，一个是前来督阵拆迁的官员，一个是被拆迁户的独生女儿。

编剧出身的作者开篇就将人物推向了绝境，然后笔锋一转，故事回到充满了跨世纪情结的2000年，那时候，主人公梅一朵刚刚穿上婚嫁的红裙，为了进电视台，她这个师范大学的校花亲点又错点了自己的鸳鸯谱。

由此，主人公的情感之路与职业生涯的多米诺骨牌开始倾倒，一错再错，许多的人生与情感的岔路口，她做出了种种不同常人的“拧巴”的选择——明明颜值高，却要拼才华；师范毕业，偏不去教书；实在是不爱，又托付终身；邂逅真爱，却只肯清谈感情……

随着故事的深入，我们看到了根上的原因——她不认同自己“凤码头风流寡妇”女儿的出身，她想在男权社会里，像个男人一样有面子地去爱，去成功。

螳臂挡车般的较量，结局似乎不妙，然而看到最后，也没那么不妙，当她经历了几个能左右她职场命运的关键男人之后，终于捂着血流汨汨的伤口明白过来，男人看重的，永远不是她自鸣得意的才华，而只是她红裙之下的诱惑；活得是否有尊严，不是别人的看法与说法，而是生命本体的思维角度，这些年的痛，

都来自于她自己跟自己较量。

梦醒时分，她终于在心里，与母亲，与自己的出身和解。

这本书所呈现的饱满的信息量与深厚的刻画功力，也让人浮想联翩：关于人物，我想到了《红与黑》里的于连、《项链》里的马蒂尔德、《长恨歌》里的王琦瑶，他们的命运有些相似，却又因时代与地域的不同而各具特色；关于爱情故事，我想到的是《霍乱时期的爱情》，都是变化无常却贯穿生命的爱情命数，都因一场与爱情的症候类似的流行疾病而有所感悟，不同的是，迥异的人物性格，导致了迥异的结局；而关于知识分子的坚守与放弃，以及小学教育现状的描述，又让我不由自主地想到我自己新近的长篇《活着之上》，彭海燕因为浸淫小学教育十几年，对这一特定环境的揭示，更是入木三分。

总之，读这部小说，你会不自觉地融入到主人公的世界里，体会他们错综复杂的爱恨情仇。生活是美好的，但又是残酷的，你永远不会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它会在你面前开出绚烂的花朵，也许就在暴风雨之后。你可以不认同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但是你必须学会接受它，因为你我都生活在这残酷的现实之中，说不定当你经历过一切再回首时，每个人都会发现，小说中隐约闪动着自己的身影。

像煎荷包蛋，某日一个政策“噤”地叩开蛋壳，城市就在热气腾腾的油锅里越摊越大。当然，中心部位总是最高的，那里是蛋黄，包藏着传宗接代的遗传密码。

凤码头就在这个城市的蛋黄位置上，也正是这个原因，这几年它被一哄而起的高楼包围成了城市峡谷。城市峡谷里的老居民坐在狭窄的巷子里聊天，用本地话仰头轻视高楼里的外来新贵，外来新贵则趴在悬于半空的阳台上，对这些老房子老居民投来怜悯或是嫌弃的一瞥。

怜悯或是嫌弃凤码头的，不只是高楼里的新型城市居民，梅一朵也持有此种心情。她是凤码头的第二代居民，还不到四十岁，却经历了凤码头的三个时代——生于粪码头时代，长于凤码头小吃一条街时代，以及现在被唤作棚户区的时代。梅一朵知道，棚户区的称号，对于老城街道来说，就像后人给老者准备的寿衣，一旦制成，就意味着去日不多。

也因为去日不多，梅一朵心里积压多年的怜悯和嫌弃，现在却都变成了留恋。她借来地方志阅读，忽然发现历史上的好多名人名事都与此地有关联。别的不说，单是晚唐时候，这个码头就向海外转运了许多瓷器，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一个重要的起点，中国被世界人民称为“China”，这个英文单词也是瓷器的意思呀，就凭这一点，凤码头就不能这样随随便便拆了。

梅一朵有些兴奋，她跑到巷子对面告诉她一直信赖的三爹，三爹那瞎眼珠子在厚窗帘一样的眼皮下骨碌碌转了一圈，说：读书人，读书人，只信书呀！我弹词里唱了那么多的掌故，你何不拿来用呢？

梅一朵却说，空口无凭，这是跟拆迁指挥部的人理论，黑纸白字不好些？

在凤码头棚户区漫天的拆迁灰尘里，梅一朵捧着揭示她出生地遗传密码的地方志，坐在她出生的那张老床上，边读边等拆迁工作人员上门来，这之前，她的妈妈是看到这些人一来便要关门的。梅一朵还在北京的影视公司里埋头写

剧本的时候，她妈妈一时冲动在拆迁协议上签了字，还拿了三分之一的安置款，但后来听说别人签了更高的价，又要反悔，怕自己势单力薄，还把她叫了回来。

梅一朵回来后得知详情，拖着行李箱又喊走，她对妈妈说，拆迁是国计民生的大事呢，你怎么当个儿戏？再说了，你不是一直想住到有小区的高楼上去么？早拆早住啊！

她母亲可没有梅一朵那样的国计民生的情怀，很不理解的样子质问梅一朵，你到底是哪一边的？多拆些钱不好吗？我老了我用得了几个钱？还不是为你争的！这房子你从没出过力，现在它就要拆了，你还不出力你都没有出力的机会了！

梅一朵了解母亲，知道再说也说不通，就将就着住下来，想着见机行事，但觉得自己终归是理亏的一方。

第二天傍晚，夕阳的余晖照例被江滨的高楼幕墙反射，被老房子青灰的瓦屋顶吸纳，三个拆迁人员红彤彤汗油油地上门来了，但他们听着老灰尘弥漫的老房子里穿得一尘不染的梅一朵说出这个理由，却是齐刷刷都笑了，为首的一个说，我们的大老板和管拆迁的秘书长正好在外面的车里，要不你出去和他们说？

梅一朵那时穿着吊带绛红色棉布睡裙，也顾不得换下，就随工作人员来到他们老板的越野车边。

越野车贴着高档膜，梅一朵看不到里面，她在车窗外说：我是凤码头一号的拆迁户梅一朵，想给领导看看地方志，我们这里不但不应该拆除，简直要当成文物单位保护起来……

她把地方志翻到折好的那一页，敲了敲车窗，想要递进去的时候，越野车却“轰”的一声，喷出一股尾气飏出好远。

梅一朵晾在灼热的夕阳里，半天没回过神来。

阳台外面的那方天幕上，红墨水变成了蓝墨水，刘冬明副秘书长却浑然不觉，他捏着手里红枣味道的酸奶塑料杯子，一直想着刚才夕阳中向他跑来的梅一朵。十年来，他任由她音讯全无，却是时刻惦念，他设想过许多巧遇的场合，却没想到会以这样的方式重见。

路灯亮起，广场舞大妈们放的音乐声终于将他唤醒，他记起了手中的酸奶，

吸一口，进来的都是空气，他将塑料小杯子捏得嘎嘎响，再吸，酸奶还是没有吸上来，他只得去了灰尘沉积的厨房，拉开散发出霉味的橱柜，翻出一把小勺子，在水龙头下冲冲，再撕开小杯子的封皮，将封皮底下，杯子四壁黏着的酸奶一点点地舀出来吃掉，才做出一个他认为最重要的决定——给拆迁指挥部易藻远指挥长发短信：

凤码头一号梅家的拆除暂缓，有关背景资料，再查查，送一份详细的给我。

他嗅到了机会的气味，上帝终于给了他一个偿还灵魂债的机会，他一定得抓住。

正在与新一届弯江小姐总冠军对饮的伍海洋也嗅到了机会的气味。

圈子里的人都知道，好色的伍总泡妞有两板斧：一是带到自家的别墅，让那些他认为每个毛孔都闪烁着拜金光芒的妞儿，欣赏自己的地下酒庄和品酒的雅致；二是带到高尔夫球场，欣赏他挥杆时的那份潇洒——他对妞儿的付出仅止于炫耀自己的品味与身家，从不主动示爱，更不赠礼讨好，暧昧是他行走江湖最佳的保护色。

当又一个弯江小姐总冠军来到他低调奢华的别墅，自然，他照旧驾轻就熟地表演，他在枝形水晶吊灯下摇晃着高脚酒杯，说：快看看它的挂杯，82年拉菲！

伍海洋是蔚蓝海洋地产公司的老总，他旗下的拆除公司，前年得到上一任主管城建的副市长与副秘书长长的支持，最后中了凤码头棚户区拆除工程的标。去年反腐力度加大，这二位同时被查去职，城建拆迁这一条线的职位，就贴上了高危的标签，人人躲避。而前市教育局刘冬明，在历经情感家庭巨变之后，落魄潦倒，清心寡欲，随运漂泊，转调到了市政府副秘书长这个岗位，城建拆迁这个烫手山芋，自然也就落在了他的手里。这对伍海洋来说，不算是好消息，也不算是坏消息。尽管刘冬明号称是油盐不进，可毕竟是熟人，话还是好说的，事能不能办，那要看自己怎么办了。比较麻烦的是，新任主管这块工作的副市长，却是从另一个城市空降而来的，他的性格嗜好，他是谁队伍里的人，伍海洋都摸不到风。而且，虽然没有证据显示他被牵涉到上一任被查的那两位腐官的案子里，但瓜田李下的，总不免惹人侧目。因此他想最终拿下凤码头这块地的开发建设权，

恐怕不那么容易。

红色琼浆在透明的高脚酒杯里旋转，又薄薄地挂在杯壁徐徐淌下，妙曼的身段，跳跃的红色，又让他想起了她。十年前，那个叫梅一朵的女人总是一袭红裙出现在人前，十年后，也就是刚才傍晚时分，在凤码头拆除现场，他和已经成为市政府副秘书长的刘冬明隔着越野车的玻璃窗，又看到了她。她提着红色长裙的裙裾从暗处跑出来，跑到夕阳里，红，那种光和裙色交织变幻出来一种暧昧的红，极像 82 年拉菲的挂杯。

坐在越野车里伍海洋看见旁边的刘冬明副秘书长脸色起了变化，来检查拆除工作进展的他，呆呆地望着拿着一本地方志隔着车窗膜喋喋不休的梅一朵好一会儿，忽然对司机说：开车，快走！

伍海洋叹了口气，微卷着舌头抿了一口杯里的酒。

十年前北京的会所里，梅一朵浑然天成的娇躯与毫无违和感的五官，甚至是脱下衣服时的娇羞、无奈与委屈等种种情绪混在一起酿造出的神情状态，都是那么动人，他奇怪自己十年来怎么一度将其忘却，现在这些却在心里风起云涌。

当他的味蕾被葡萄酒的酸甜包裹的时候，他想，梅一朵一定能帮他打动刘冬明副秘书长现在这颗颓丧与决绝的心，这是老天在对他暗示命运的转机，不是吗？刘冬明副秘书长从不过问具体的拆迁地块，拆迁住户，他约他吃饭喝酒他也从不答应，这次随他在凤码头拆除地块逗留了不到一刻钟，就上演了这样的一出戏，这不是天赐的转机又是什么？

他觉出了拉菲的味道有点儿不对劲，肯定是假酒！不过是假得比较高端一点罢了，真拉菲的那种醇厚回甘的余味，假的永远学不来，那是大自然的恩赐以及岁月的累积才能形成的东西。他妈的，这世道什么都是假的！伍海洋看了看眼前这个五官如 3D 打印出来般精致，形态故作矜矜优雅的冠军小姐，忽然心生厌烦。她和自己这十年来眼睛和身体接触过的女人们没什么差别，那胸，屁股，那鼻子，眼睛，还有那表情，感觉都如他刚刚下咽的拉菲一样。

十年的自欺欺人。

他放下酒杯，皱着眉头对冠军小姐说：你走吧，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忙。

冠军小姐愣了愣，问：你是说现在？要我自己回去吗？这么远的郊外！

伍海洋说：对不起了，我忽然记起有个重要的客户半小时之内要到，你见

了不合适，你走吧。

冠军小姐气得花容失色，抬手指着伍海洋半天没说出一个字，然后抓起包冲出门外。

伍海洋看到愤怒这种原本最明显的面部情绪变化也没有在她的脸上扯出天然的表情纹，心里冷哼一声，果然是假的。

冠军小姐走后，伍海洋拨通了拆除分公司龙经理的电话，要他马上喊凤码头指挥部的易藻远指挥长到他的地下酒庄来品酒，临挂电话的时候，又装作随意提及：凤码头一号，姓梅的那户，她家的档案资料，你复印一份过来，就找主谈梅家的一线工作人员复印就是，不要麻烦老易了。

2

凤码头拆迁指挥部办公楼，是由已经征收搬离完毕的少年宫改成的，它夜夜灯火通明。机关上班是朝九晚五，但指挥部特殊，白天被拆迁户的户主大部分都要上班，找不到人，得等晚上，指挥部的一线主谈人员才能进门做工作，因此指挥部的下班时间便拖到了晚上十一点，要开完当天的情况汇报总结会，才能各自回家。

为了打发晚间会议之前的这段无聊时光，指挥长易藻远和房源组组长、办公室主任，仨人在灰尘厚积的办公室打牌，这种打法当地人叫“跑得快”，谁手上的牌最先出完即是赢家。这晚易指挥长的手气很臭，他便连连摇头，摇得满头白发银光闪闪。对面的房源组组长取笑他最近肯定是被梅家的寡妇母女迷了心窍。坐在下首的办公室主任也附和，这娘俩虽然性格不同，却都有韵味，真不像凤码头的风水养出的人。

梅一朵家的主谈工作人员“光脑壳”，这时走了进来，他凑在易指挥长的耳边说的话也关乎梅家。“光脑壳”是易指挥长的亲侄儿，平时没事都要往伯父办公室跑，何况现在有了值得请示的事情，又何况拆除公司的龙经理还要他保密，因此他像汇报军事情报一样，故作神秘地耳语：拆迁公司的龙经理讨要梅家的背景资料，我敷衍了几句，借口上厕所，要伯伯你先指示我才能办嘛。

龙经理的微信也同时进来，易藻远指挥长看了看，顿时心生疑惑，与自己

交道并不多的蔚蓝海洋房地产公司的老总伍海洋居然要请自己品酒！

这无聊的“跑得快”他显然打不下去了，他让房源组组长与办公室主任离开后，交代侄儿“光脑壳”：复印就复印吧，又不是什么国家机密，哦，你复印之后，将原件送到我这里看看。

面对拆迁户梅超英，也就是梅一朵家的资料，易藻远指挥长纳闷了，梅家并无特殊背景，为什么那日刘冬明副秘书长仓皇喊走，之后又索要梅家资料，现在，房地产老板又同时盯上了这一家呢？

他百思不得其解，决定先去会会伍海洋再说。

被拆迁户梅一朵家的相关资料，让本已心如死灰的刘冬明看得心如刀割。十四年前，他们的恋情刚刚开始的时候，梅一朵曾告诉他，她家住在省军区，父亲是高级军官，那时他深信不疑，现在，梅一朵的谎言在她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拆穿，刘冬明心里没有气愤，只有心酸，他愈发感受到了梅一朵当年的用心良苦，和对自己山重海深般的爱慕，那些年她为他受了多少苦。

他是决定要帮到她家的，可她会不会领情呢？还有那日的仓皇逃离，都落在了同在车中的易藻远和伍海洋的眼里，虽然事后他俩都未曾提及，但内心起疑是肯定的了。

想来想去，刘冬明决定还是按照法律程序再组织一次拆除行动，然后自己在最危急的时刻，亮明现在的新身份，与梅一朵相认，让她再主动来找自己。

3

梅一朵坐在自家屋檐的阴影里，隔着巷子朝陶三河家的门窗喊：三爹，您老可听到了？

陶三河一边下楼一边说：听到了听到了，滨江大道的洒水车还没开始唱生日快乐歌，拆除指挥部食堂蒸汽就旺旺地响，这种力度是蒸百把人的馒头包子才有的，不是给他们的队伍吃，未必丢到弯江里去喂鱼？

凤码头的人都晓得陶三河的好听力。陶三河的好听力是在他三十来岁瞎眼了以后才练成的。他所在的风码头靠江，靠滨江大道，拥着挤挤挨挨的老房子。

河风吹柳的声音，江鸥戏浪的声音，轮船汽笛划破晨曦的声音，车流与水流此起彼伏的声音，老房东以及租赁户本地口音外地口音吵架的声音，床铺上吱吱嘎嘎哼哼唧唧亲热的声音，厨房里锅碗瓢盆吱吱嗤嗤乒乒乓乓的声音，从早到晚，总是不绝于耳。那年他意外眼瞎，熬过了最痛苦的前四个月，脑袋里忽然多了套“打铁”的行头，每天都会把原先钝铁一般的声音锤炼成精细的形状，就连远近，粗细，由哪里，什么人发出的，都锤炼得清清楚楚。不光是声音，旋进鼻子里的各种味道他每天也要做几番锤炼。

师娘的女儿梅一朵，就是这套“打铁行头”导致的产物。当然，这是个绝密，是陶三河特别想让梅一朵知道，又绝不能让她知道的绝密。

越升越高的日头，将凤码头的陈年气息一层层挖了出来。好看又好闻的梅一朵，在酱豆腐干一样的老气味里穿过，清芬如针尖一样锐利，她仰着依然毫不知情的脸问她的瞎眼三爹：他们呢？

“他们”，指的是陶三河的徒子徒孙。

像一群游鱼忽然拐进了鱼篓，拆除队伍从宽阔的江滨大道，涌进凤码头窄窄的巷子，巷子一下子就满了。

扩音器里失真的声音钻到陶三河的耳朵里：梅超英，梅超英，你家的司法程序——

话还没说完，礼花弹的啸叫和爆炸声突然响起，声音巨大而刺耳。不用脑袋里的“打铁工具”锤炼，陶三河也知道，自己马上要应对的，是多么棘手的场面，恐怕今天当事双方都难以善了。他摩挲着月琴，长吐了一口气。

挖掘机以及拆除队伍马上退到了江滨马路边的工地围挡之外。

城管公安再次举起扩音器朝梅一朵家的楼上喊：梅超英，梅超英，因你们用自制武器袭警，限你们二十四小时之内，到派出所凤码头办公室投案自首，逾期严惩！

扩音器扩得断断续续，咿咿啦啦，梅超英没听清楚，又怕错过重要信息，只好硬着头皮对楼下喊：讲清楚点！

喊话的人只好又喊了一遍。

一队盲人，就在这仍然时断时续的喊话声里，眼戴墨镜，肩背月琴，左手搭肩，右手执杖，整整齐齐，敲敲打打地进到了巷子里，在梅一朵家的房檐下停住，

分五排站好。

陶三河人未出门声先到，他大喊了一嗓子：兄弟们，梅嫂用二十四响礼花欢迎我们，你们唱起来啊！

这明显是为梅嫂家的“袭警”开脱。

陶三河唯一的睁眼徒弟大总，搬着一叠红色塑料小凳子过来，大脑壳一晃一晃地，给弹词艺人每人发一张。

撩拨月琴，他们愉快地唱起了弹词，唱的是九板八腔里的怒腔，内容是《武松怒打观音堂》唱段：

武松怒发三千丈，太阳头上冒火光。

（白）骂道一声群贼党，你们竟敢在观音堂，

胡作非为来乱干，当场作祟赛虎狼。

今天遇了俺武老二，管教你们一命亡！

围观的群众叫起好来！

凤码头拆迁指挥部易藻远指挥长脸上挂不住了，他走近吼道：拆除现场，闲人免进，这是妨碍公务晓得不？！

陶三河一拨月琴又唱了起来：

这里我一唱几十年，只要人心不要钱。

弹词是唱给闲人听，不闲进来就讨嫌。

断黑月亮它要照夜，再忙它也听我喧。

天明太阳它撒四方，也要听我吐圣贤。

任声大胆大口气大，大不过日月与长天，

东西南北风随便进，只要他不是彭霸天！

彭霸天是歌剧《洪湖赤卫队》里强抢渔民茅房与渔船的角色，指挥长知道这老瞎子是将自己比作彭霸天。他在心里哼了一声，挥手喝令：各就各位，挖掘机抄后路！老子就不信，你一个唱死人夜歌子的能翻天！

这没经扩音器的话，倒是被二楼平台上，为躲开众人视线席地而坐的梅一

朵和站着的梅超英听得清清楚楚。梅超英拉了把梅一朵，梅一朵全身软了下来，不肯起身。

她母亲恨恨地一甩手，瞪了女儿一眼，边往屋檐边走，边骂：我自己血湖血海生的女都不疼我，我还活什么活！

梅一朵闻言霍地起身，她推开母亲，一手压帽，一手拢裙，长腿轻点檐下石凳。嫩白的脚丫子一挨上青灰色的老瓦片，两者都受到了伤害，梅一朵嘴里发出幽幽的忍痛声，瓦片则咔嚓碎响。

江风携带着水腥味儿吹来，吹得梅一朵帽子下的黑色长发、身上的玫瑰红长裙纠缠飞扬，像插在屋顶的一面旗。

她又举手护帽，抬眼望前，看到洒在她身上的初夏的阳光，也铺满了宽阔的河流。

波光跃动，如泪光闪闪。

自己一个读书人，还是个年轻女子，众目睽睽之下爬屋顶要跳楼，真是丢人丢到家了，但她深知不孝的罪名更大，虽然不见得母亲上房顶了就会跳下去，但万一呢？三十好几的她，已经经历了太多血淋淋的万一，她不敢再跟命运开赌。

炮楼顶的燕子瓦和屋椽很多年了，梅一朵稍不留神，就踩踏一片，失重的身子仰面摔在了屋顶上，瓦片发出一阵脆响。

炮楼檐边，梅一朵的妈妈配合尖叫：救命啊！

人群也跟着喊起来：要跳楼了！要跳了！

梅一朵心中苦笑，这是拍戏么？做得这么真，一条肯定能过，又想，要真是拍戏就好了，收工的时候，戏装一脱，道具一扔，她又能做回有面子的自己。

她伸长胳膊去捡摔落屋顶的长舌遮阳帽，背脊与胳膊被瓦片擦得生疼，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是，风乍起，遮阳帽呼啦就被吹走了，她心里懊恼倍增，这不是演戏，青天白日，围观者众，她维护面子的唯一道具也没了。

她打定主意就这么躺在屋顶上，躺到拆迁队伍离开，或是，挖掘机的长臂扬起落下，将她与老屋一同埋葬。

楼下的陶三河琴弦一拨：兄弟们，走起来呀——

整整齐齐的盲艺人们，整整齐齐地从红塑料凳子上站起来，后面的人，将手搭在前面人的肩膀上，在陶三河的带领下，绕行梅嫂的家，筑起了一道挖掘

机不敢近前的血肉长城。

有一人不声不响不紧不慢地从人群后面走上前来。

敏感的陶三河捕捉到了一些信息，他说：哦？来的是黑包公还是白包公？

旁边的人说：是市政府——

这人就把手一摆。手一摆，旁边的人就把话尾子和着口水咽入腹中。

其实这人还在人群之外的時候，陶三河脑袋里的那套打铁行头就于混沌声中锤炼出了谁在恭敬地叫“秘书长”。现在，陶三河知道这个“秘书长”在冷眼旁观，或许要抓他们的什么破绽，他一声道白：大总，给师兄弟们看座啊——

大总并不姓大。因为自幼脑壳极大，大到婴儿的时候抱到儿童医院去看拉肚子，被对面闲着的庸医摸着他的脑袋说：脑壳这么大，还有些方形，十有八九脑积水呢。

一家伙把大总的父母吓得不轻，花了不少钱到处检查，也没查出个结果。

倒是大总的嫉驰，很喜欢孙子的大脑壳，用了当地的俗话来赞扬，说：我孙子帽子底下有人，大脑壳当官。

就将大脑壳的绰号叫开了。不过目前为止，大脑壳最大的政府给的官衔是市曲艺协会理事，最大的社会官衔是总经理——喜乐年华文化传播公司的总经理。公司就他一个人提着皮包走天下，专门给弹词艺人接那些喜宴丧事上的业务。

人称大总。

大总就和凤码头的其他街坊一起，把原先摆成五排的红色塑料小凳，分放到了房子的四面，每个弹词艺人的屁股底下都塞了一张。

陶三河拨了个音起头，百把人的弹词队伍，近千个指头，就在各自的月琴上滚、轮、弹、拨、搓、按、扳、揉、打、滑，时而内扣外旋，时而左滑右打，时而连弹滚拨，时而轻揉重搓。

凤码头也就时而群蝉鸣柳，时而流水淙淙，时而雷声轰响，时而铁马金戈，引得滨江大道上的行人车辆都停下倾听，里三层外三层，人三层车三层，滨江大道便拥堵成了停车场。车辆走不动，车里人索性开窗，伸长了脖颈往人群里张望，他们看见一栋两层翘角飞檐的青砖老房子的墙根，镶了一道三色花边——统一的绛红色裤褂，统一的月白色月琴与手脸，统一的黑色墨镜与头发。

围观的人都猜不透，明明是拆除现场，怎么搞得像灵堂一样？